

## 第三十二章

---

### 小野仁藏的下场

江上军司令部的后大门又设了岗哨，但胳膊上戴上了白地红字的袖标：“治安军”。哨兵是熟人，见我往里走，并不阻拦，只是说：“还来干啥，不怕危险吗？”

改成军需处的平房门前站着四五个司令部警卫队的卫兵。原来他们的任务是保护里面那个四吨重的大金库，那里边存有大量的现金，只等曹司令一声令下，大家好坐地分肥。

院子里一片狼藉。步枪、刺刀、子弹梭遍地皆是，楼下的厨房里好像正在备饭。附近的商店推车送来了大米、白面、猪肉、粉条之类的东西，正往里搬。

一上二楼，迎面看见了李副官，他腰里别着二十响的大镜面匣子枪，肩上的中尉肩章变成了少校的军衔。一夜之间，这小子给自己连升了三级！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这个官迷！等我看见二楼乱哄哄的人群时，才发现这样的官迷不止一个。几乎所有穿军装的人肩头的军衔都有了变化，其共

同点是全升，没一个降的。如果有人能捡到将军的肩章大概也能马上戴起来，威风一下。

江北作业队和训练处的青年军官们对时局感兴趣，抱有幻想的都集中到这里，个个敞胸挺肚，有的只穿件衬衫，嘴里叼着烟，腰里一律别着手枪，大呼小叫，满楼横晃。这哪像什么治安军？纯粹是胡子窝了！江北的魏团长、张团长等没穿军装也夹杂在人群里，等着一会儿曹司令来给大家开会，大有重振军威之势。

窗外可以看见泊在栈桥边上的旗舰养民号，上面插着一面白旗。听他们说，日本人已经全被关进了舰舱里，等候处置。

昨天下午，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到江北，那里的兵营就炸了窝，枪声四起。训练处处长曾根崎剖腹自杀，其余的日本人和朝鲜族军官全被士兵打死，一个也没剩。转眼间训练处和作业队两座兵营变成了两个墓地。壮丁们报了仇，出了气，把枪支弹药往地上一扔一哄而散，全跑回家去了。一些六神无主，捡了条命的“满人”青年军官，聚在一起乘了只运兵艇逃到了司令部。也有无辜的“满人”青年军官，死于乱军枪口下。

养民号舰长日本人高木是个犟老头子，拒不执行司令部发来的旗语命令，竟然跑到军舰的弹药仓里要炸掉军舰，与之同归于尽。但是被水兵们发现了，当场打死扔进了大江。其余几只军舰则官兵全部逃亡，只剩下个空壳漂在江心。这只养民号总算听从了命令开到了江南岸。司令部的卫兵们押解日本军官们上舰时，军法处长上校仓持大胖子暴跳如雷，拒不下舱。并对举手、流泪，表现懦弱的其他日本人破口大骂：“八卡，孬种！大日本皇军宁死不能装熊！”并转身去夺

卫兵手中的大枪。甲板上顿时乱作一团，士兵们蜂拥而上，刺刀齐下，将这个肥胖的老鬼子扎成了马蜂窝，然后抬起来扔进了大江。其余的鬼子们则全抱着头跪在了甲板上齐声哀嚎。

将鬼子们赶下船舱后，大家一边冲洗甲板上的血迹一边大声议论着仓持：“他妈的！这才算个东洋武士呢，有种！”心中不得不有几分佩服。

时近中午，司令部二楼的大厅和走廊里聚集了大约二百多人，曹秉森司令带着四个荷枪实弹的卫兵走了进来。他高声叫喊着李副官，让他把今天来的所有人员登记、列表，可能是要封官加爵，然后再坐地分钱。我特意选了个贴近后走廊的楼梯口位置，恭听曹司令训话。

“弟兄们，日本投降了，今后的日子是我们自己的了。现在天下大乱，我们要团结一致成立治安军，维持哈尔滨江上和地面上的治安，等候国民政府来接管……在这非常时期，鄙人受弟兄们的拥戴，担当本军司令重任，心中十分激动，万分感激！为了全军弟兄们的前程，为了老百姓，我曹某人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说着大哭起来，泣不成声，似乎要把在日本人手下受的窝囊气全用眼泪发泄出来。不过我看这个大烟鬼似乎是烟瘾犯了。在掏出手帕抹去鼻涕眼泪的同时，打了个大哈欠，忙又摸出个“黑药丸”塞进嘴里，从李副官手里接过一杯水送了下去，提提精神又讲了起来：“现在，司令部里只有一万七千块钱的现金，马上就分给大家，先渡过目前的一段难关。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希望大家静下心来，耐心等待，只要政府一来接收，大家都会各得其所，前程有望的……”说着就招手让李副官和一个卫兵把

半麻袋现钞抬进来，扔在了他脚边。立刻，二百多双眼睛一齐盯住了这条麻袋。个个手握枪柄，伸长了脖子，这时若有一个人说抢，顷刻便会枪弹横飞，你死我活。见此情景，我倒抽了口冷气，心想一万七千块被二百除一下，剩多少？自忖这条小命还比这个数目大点儿，于是悄悄退了出来。后大门的岗哨此时却不见了，大概听说楼里分钱，实在站不住了吧……

我大步流星往家走，路过增盛烧锅附近，只见那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一股酒味直冲鼻腔。近前一看，原来是老百姓正像群蚂蚁一样在大抢烧锅的白酒。水桶、瓶子、酒罐、大马勺齐上，乱成一片，地上酒水横流。一个小缸似的陶罐打碎在地，半片罐底儿里还有一汪酒。一个白胡子老头见了心疼，跪在地上把脑袋一头扎进去就痛饮起来；抬头喘气时，眉毛、胡子上都挂满了酒珠，咧着缺牙的大嘴哈哈大笑，连呼痛快，痛快！看来，这增盛烧锅的民愤也不小。老百姓对这里的砸和抢，绝不仅仅是平日到这儿买不着酒喝……不知那尤掌柜的和他在宪兵队的侄子此时跑到哪儿去了。我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老爸，问他咱们是不是也拿个瓶子去弄点回来？老爸叹口气说：“上午九点就开始抢了，现在还能有啥……算了，完了，这回喝酒可成问题啦！”

第二天一早起来，街上又是一番景象。电线杆和墙山上贴出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保护国产，不要轻举妄动！”“中华民国万岁！”“抗战胜利万岁！”等等，纸制的国旗到处可见。看来，政治活动家们开始大显身手了。

我信步穿过繁华的正阳大街，在五道街街口，看见一辆三轮摩托车由东往西缓缓驶来。车上插着一面青天白日的国

民党旗。车上四个穿便服的汉子左臂上都戴着袖标，上面是白地红字的“宪兵”两字。走近了我突然发现车上的四个人我倒认识一对儿：侧面车斗里的那位叫王显光，曾在江上军当过一任中尉副官，因嫌地位太低，在日本人那里钻营一通调到宪兵团转兵种当了宪兵中尉。算起来，那种令人见而生畏的黑领章他只戴了不到半年。另一位骑在驾驶员后边的人却是第四宪兵团的张凯，一个地道的亡命徒。天知道这些人怎么这样胆大包天，不管谁得天下，他们都以“宪兵”的身份出现，不怕老百姓的砖头瓦块吗？也许就是车上插的那面小旗成了他们的护身符，让他们照样在街上耀武扬威？如果还是让这些“满洲国”的残渣余孽来维持社会治安，那么老百姓的出头之日可就是遥遥无期了。

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又走到了司令部的门前，看来，自己的潜意识中对这座大楼仍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留恋。既然如此，我索性敞开西服上衣，露出腰间的“张口等”，也摆出一副土匪的架势，大步跨进门去。

一进大厅，正看见李副官帮着两个士兵用一条草帘子往外拖一具尸体，打算仍到江里去。看见我，忙喊来搭把手。我跑过去一看，死者原来是军法处的书记官小野。尸体前胸好几个血窟窿，明显是军刀捅的，这无疑是陶中尉的杰作。后来知道还有军法处王、李两上士和陶一起动的手。因为这个小野在军法处刁钻、蛮横，时时处处与陶中尉和几个“满人”军士为难。被我打了以后，虽然不敢再向我挑衅，但对这几个人却更加变本加厉。“八·一五”当天黄昏，日本人被押上养民号时，小野趁乱偷偷溜进一楼大厅掀开地板钻了进去，打算伺机逃走。哪知，陶中尉他们早已盯住了他的行踪，正好借机单个收拾他。

等小野钻进地板下边以后，他们悄悄地将一个沉重的写字台移过来压在了地板的入口上。日本人被押上舰后，小野就从通往后楼的另一个出口爬了出来，打算从后院逃走。没承想，陶中尉带着几个军法处的上士早已守候在这里了。这个小鬼子刚一探头，没等弄清怎么回事，一柄东洋大战刀和几把刺刀已经同时刺穿了他的前胸和两肋……

由于这里是后院的一个偏僻角落，平时很少有人来，所以，等到今天被人发现时，尸体已经腐败发臭了。我们几个人一手捂鼻子，一手拽着草帘子，一溜小跑到了江边的栈桥上，只听扑通一声水响，就算完成了这个水葬仪式。如果沿途没有鱼鳖虾蟹拦路，小野则可以悠然沿江而下，从松花江汇入黑龙江，然后流入日本海，也算尸骨还乡，魂归故里了。

江风拂面，抬头看见养民号上挂的白旗原来是一件白衬衣，在舰首飘扬，不知舱里关着的日本人是否还活着？

司令部二楼各处室屋门大开，一眼望去桌椅歪斜，纸片遍地，酒味烟气弥漫全楼。在大会客厅门口，我碰见了训练处的张团长（就是那个常请我吃饭，曾在宴会上坐地哭闹，大喊冤枉、憋气的那位老兄）。他披着没衔的军服上衣，腰里插着镜面匣子，拍拍我肩头朗声大笑：“左老弟，你来啦！这回好好干吧，你小子很有才华，前途无限哪！”说着拉我走进了原来的顾问室。透过呛人刺眼的浓浓烟雾，我发现江北作业队的阎钟章上尉正大大咧咧地仰坐在内田顾问的转椅上，脚丫子架上了写字台，正在和几个军官喝酒吃烧鸡。地下是一箱刚打开的“枪牌”香烟。张团长把我按坐在一只沙发上，问我昨天分到了多少钱。我说自己在分钱之前就走

了。张团长觉得太不公平，便凑到阎上尉跟前嘀咕，似乎是建议给我点什么补偿。阎上尉瞥了我一眼，满脸瞧不起的样子，把脑袋摆了好几下，意思是这人胆小，怕事，没分着钱活该。原来，昨天分钱时果然起了内讧。这姓阎的家伙为争钱的多少，掏枪打穿了副官处刘少尉的大腿。如果不是曹司令拼命唬压住，当场非出人命不可。提起分钱，几个军官又大骂起一个姓那的军需准尉来，说是钱都让他一个人贪污了，商量着要带人去搜捕他。

在我印象中，那准尉是一个五十来岁，矮个，秃顶，胆小谨慎的人，估计绝没有胆量偷走金库里的钱。军需处的实权一直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中国人根本无权过问。就我亲眼所见，内田顾问就不止一次从中支款买东西送人。他的几位前任日本顾问，也不见得是两袖清风。满洲大地已被鬼子几乎榨干、掘尽，难道这个小小金库还能幸免吗？

我和这些人扯不上什么关系，与张团长搭讪了几句，从地上捞起一盒香烟就退了出来。屋里头坐着，一直闷头抽烟的上尉田德山跟出门来喊我：“左老弟，等一下。”拽着我从后大门出去，进了一家小饭馆。这个田上尉平时与我接触不多，但印象不坏。这人三十多岁，戴着近视镜，其貌不扬，但为人正直，待人谦虚有礼；虽是军校出身，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可是并没染上那种旧军阀的恶劣习气。在军中从不以大欺小，无论官兵都人缘极佳。田上尉叫了几样小菜和两碗辣面与我边吃边谈。他说：“左老弟，我知道你是个正派人，和那些人不一样，所以今天和你唠一唠。司令部不是久留之地，以后最好别再来了。我到这里也只是来听听消息，探探风头。时局变化很快，苏军正在向南推进，占领东北是早晚的事。将来的前途很难预测，咱们互相留个联系地址

吧，有机会互相照应一下，也是好的。”我心中一热，忙点点头。身逢乱世，能有这样个难得的朋友主动相交，心中着实感动。结账时，田上尉付了一块三角钱。这顿饭虽然没喝酒，可以说简单之极，但我却觉得比以往任何一次宴会都吃得可口应心。

走出饭馆，听见司令部大院里有人放枪。一看，原来是一些老百姓在抢军需处仓库里的东西，院墙被扒倒了半截，抱着军毯、白布、军用皮鞋的人正上蹿下跳，东西洒了一地。对卫兵的呼喝和鸣枪示警充耳不闻，满不在乎。我和田上尉装没看见，互道珍重分了手。他进了司令部大楼，我往家转。

迎面看见司机叶山驾着内田顾问的汽车驶来，大概是去司令部交车。看见我，叶山停了车，向我亮出手心里的汽车钥匙。我告诉他，把车开到司令部，钥匙直接交给曹司令最好。

这个台湾籍的高山族人，靠喝司令部的汽油养肥了自己。因为司令部的各种车辆都归副官处管，所以他揩油的把戏我心里一清二楚。但从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之相安无事。叶山心中有数，对我十分亲热，常常主动出车送我去大学上课。在那年月，“满洲国”的汽油供应非常紧张，且价格昂贵，连江上军司令官的汽车都背着烧木炭的小锅炉。车队里，只有日本顾问的汽车和几辆军用摩托车有资格用汽油。这个叶山，连工资带揩油的外快，不比一个少校的收入少。如今内田顾问一家全死了，所有的家产全由他来继承，看来这家伙的日本姓没有白改，这回，处理后事，划拉点遗产，全是孝子贤孙的干活。这辆美国大“别克”轿车目标太大，太惹眼，又属敌产，他没敢留，否则也早开跑或者卖掉了！